

第二章

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

一、引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發展趨勢是二十一世紀歷史的主流。全球化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以及世界各區域經濟聯盟逐漸形成的助威之下，蔚為不可遏止的潮流，並對世界各國高等教育，帶來巨大的衝擊。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長及加大系統總校校長的克拉克(Clark Kerr)在1994年就預測，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大學教育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教育內容的「國家化」與「國際化」之間、在教育機會平等與學生能力取向之間、在保存傳統與展望未來變遷之間、在大學教育功能的多元化與一元化之間、在個人利益之追求與整體社會規範之建構之間，維持應有的均衡。¹克拉克所預測的上述各項挑戰，在最近二十年來已經在不同程度之內，在各國高等教育界逐漸浮現。大學通識教育正是將上述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領域內的各種張力，彰顯得最為清楚的教學領域。

¹ 參看：Clark Kerr et. al.,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本章之主旨在於分析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大學通識教育所面臨的兩項重大新挑戰：本土文化素養的提昇與整全人格的培育等課題。本章第三節首先討論全球化的發展形式、本質以及在台灣脈絡中全球化所造成的問題。本章第二節接著分析全球化發展對於海峽兩岸華人社會的大學通識教育提出的新挑戰。第四節則提出三項因應上述挑戰的新策略。最後，本章第五節綜合全文論旨，提出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方向。

二、全球化的發展形式、本質及其台灣脈絡

(一) 形式：

全球化作為世界史中一個持續發展的趨勢，到底從何時開始？這個問題依著眼點之不同而可以有互異的答案。例如，從資本主義的形成及其向全球擴張來看，十六世紀可以視為全球化潮流的開始。從工業化發展的角度著眼，可能十九世紀可以視為全球化的一個起點；而從強勢文化向全球各地擴散著眼，則戰後的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才是全球化的起點。但不論從什麼角度來看，在全球化歷史趨勢的表現形式之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1) 世界各地的趨同化：近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與再生產方式，從十六世紀以後逐步消弭各地的地方性生產方式，使

世界各地的經濟生活方式日漸趨同。1848 年青年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就說：²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麼惋惜，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由此必然產生的後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的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國家了。

²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收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一卷，引文見頁 254-256。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紀中葉從資本主義的擴張現象之中，預見了全球各地地域特性的消逝與趨同化的發展。世界各地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操弄之下逐漸趨同化的這種趨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更是快速發展。

(2) 世界各地的互相關聯性：全球化的第二個重要發展現象，就是世界各地的互相關聯性與日俱增，各國的股票市場、匯兌市場甚至政商網絡都互相影響，各地的產品行銷世界，暢通無阻，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所說，全球化創造了一種世界各地區之間的相互連結性（interconnectedness）大幅提昇的生活方式。³

這種世界各地的相互連結性，一方面固然使世界各地的人才資金與資訊，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可以快速地自由流動，但是，另一方面卻也可能使毒品、走私、恐怖主義活動更加快速蔓延。2001 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以及 2003 年的美國攻打伊拉克戰爭，都使世界各國直接捲入或間接受到影響。

(二) 本質：

但是，在上述全球化的表面發展趨勢之下，却潛藏著兩項

³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4-5.

有待深入思考的本質：

(1) 中心對邊陲的宰制：全球化發展加強了富國與強國對於窮國與弱國的宰制與剝削。這是全球化趨勢之下一項極其明顯的事實。後冷戰時代的美國，正是全球化發展的中心國家，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對世界各地更加肆行干涉與控制。當代語言學大師杭士基（Noam Chomsky，1928-）對於作為全球化中心的美國之對邊陲國家的宰制，有一針見血的論述，他說：⁴

過去，許多全球性議題都以主權概念的方式而架構。也就是說，政治實體依循本身路線——可以是良善或是醜惡不堪——的權力，而且能夠免於外來干預而加以完成。在真實的世界內，這意味著被高度集中的權力所干預，而美國正是其主要核心。集中化的全球力量有著各種稱呼方式，端賴人們內心對主權和自由所抱持的觀點而定。所以，有時它被稱為華府共識、華爾街與財政部的複合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際經濟官僚（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是七大工業國（G-7，西方富裕的工業國家，譯註：即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日本、美國七國）或三國集團（G-3），乾脆更確切地說，通常指的是一國獨大的美國（G-1）。

⁴ 杭士基著，林佑聖譯：《流氓國家》（台北：正中書局，2002），頁 352，引文曾略加潤色。

杭士基上述的指控，完全切中全球化時代美國對世界各地支配的事實。

我們接著以全球化與高等教育的關係進一步分析。世界各國人民受教育的機會與該國的經濟力之高低有直接的關係，愈是貧窮的國家，人民的識字率愈低。而且，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教育水準愈低的國家之生產力愈低，因此，愈居於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體系的下游，形成惡性循環。2003年1月22日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總裁就說，全球的文盲佔總人口的比例雖然已經從1980年佔30.8%，降到1995年的22.8%，但是2003年全球的文盲總人口仍高達8億6千8百萬人。聯合國希望到2010年全球人口中的文盲比例能降到16.6%，到2015年貧困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小孩都能受高品質的小學教育，而且到2015年全球成人識字率能至少提昇一半。就這項長遠的目標而言，教育機會的均等仍是一項尚未落實的願景。⁵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教育機會均等的願景之所以未能落實，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全球化的浪潮中貧國與弱國之逐漸被邊緣化，使居於中心地位的強國與富國更加肆無忌憚地剝削邊緣國家，並將邊緣國家的人才吸納到中心國家之內，為後續的剝削與宰制而服務。我們必須認清全球化對世界各國教育所造成的不平等

⁵ Koichiro Matsuura, "Education for All: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The Hindu*, 22 January 2003, www.thehindu.com.

之問題，才能進而謀求其解決之道。⁶

正是有見於全球化趨勢中「中心對邊緣的宰制」對於弱勢國家高等教育的影響，所以 1998 年 10 月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發布文件，呼籲世界各國：「應採取具體的步驟縮小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尤其是與開發度最低國家之間在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愈來愈大的差距。需要以具體步驟，鼓勵經濟發展水準不同的國家加強在高等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合作。應考慮為此目的擬定預算條款，並與各國國內及國際上的工業界簽訂互利協議，以便在這些國家藉適當的獎勵措施或資金提供，以持續發展教育、研究及培養高級專門人才。」⁷在全球化發展日甚一日的二十一世紀，如何在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間維持教育機會的均衡，確實已構成一項嚴峻的挑戰。

(2) 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宰制：全球化在很大的範圍內就是資本主義化，所以，隨著後冷戰時代美國霸權支配力的無遠弗屆，美式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及其價值，強有力地滲透到世界

⁶ 因全球化而造成的教育的不平等，在開發中國家特別嚴重。最近關於這個問題的分析，參看：Philip G. Altbach, "Globaliz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Myths and Realities in an Unequal World,"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No. 1, 2004, pp. 1-20.

⁷ "Framework for Priority Action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1/001137/113760eb.pdf>, 此文有中譯本：劉廣定：〈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實施綱領〉，《科技報導》266 期（2004 年 2 月），第 18-22 版，中文引文見第 19 版。

各地，並顛覆亞、非、拉各地傳統的飲食習慣、消費模式及生活方式。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勝利。

余羅（Lester C. Tharow）曾分析資本主義在近代世界史上的勝利，他說：⁸

自從工業革命開始以來，當成功被界定為提高物質生活水準，就沒有一種經濟制度像資本主義那樣運行得四海皆準。人們不知道如何以任何其他的原則來把經濟運行成功。市場，唯有市場，一統江山。沒有人懷疑它。只有資本主義提倡有關個體性的現代信仰，並利用某些人認為是較為卑鄙的動機：貪婪和自私自利，來提高生活水準。從迎合每個人的願望和需要這方面，姑不論這些需要在別人看來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就沒有其他的制度做到，甚至連一半都做不到。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競爭者——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完了。

資本主義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勝利，正是因為它結合了人性中的自私與自利的動機。

⁸ Lester C. Tharow 著，李華夏譯：《資本主義的未來》（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8），頁 1。

（三）全球化的台灣脈絡：

以上所說的全球化趨勢中的資本主義化及其所衍生的價值觀，在台灣特殊的脈絡中更形嚴重而且影響深遠。最近百餘年來，台灣歷經荷蘭（1624-1662）、明鄭（1661-1683）、滿清（1683-1895）、日本（1895-1954）與中華民國政府（1945-）統治，政權遞嬗，文化斷裂，資訊社會的來臨與全球化之發展，更使台灣青年成為「失根的蘭花」與「漂泊的浮萍」。在全球化潮流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的主導之下，台灣社會的功利主義價值取向更日甚一日。

在這種全球化的台灣脈絡之中，台灣高等教育快速地接受市場經濟價值的主宰，大學院校成為職前訓練所，學術研究與市場價值密切掛勾而形成所謂「學術資本主義」。⁹正如在其他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一樣，台灣的大學院校中所謂「熱門科系」，就是指高度就業導向的系所。學生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專業訓練所佔的比例常常遠過於共同教育與通識教育。這些學生在「熱門科系」畢業以後，很快可以在台灣資本主義分工體系中，取得較佳的就業位置，加入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的行列。2003年8月8日，教育部長根據立法院教育委員會決議宣佈：「自明

⁹ Sheila Slaughter and Larry L. 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年起，將把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納入分配大學獎補助款的評鑑指標之一，督促大學加強產學合作及調整系所。」這種教育政策具體顯示，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高等教育所帶來的壓力與日俱增。

大學門牆以外的產業界，也強力要求大學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服務。舉例言之，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於 2003 年 6 月 7 日在台灣大學畢業典禮以〈再次打造一個台灣的經濟奇蹟〉為題致辭說：¹⁰

我們的大學有些科系是供應不足，但是有些是供應過盛，會造成社會嚴重的失業問題，企業往往收到畢業生也不完全合用，其實這個問題可以很容易解決，學校設的科系應該要依照社會的需要來做適當規劃，有適當的科系也需要有適當的訓練才能夠畢業後馬上派上用場，所以我認為企業與學校結合在一起，讓企業隨時了解學校的規劃，也讓學生隨時知道企業的需求，企業可以委託學校訓練人才，委託學校開發新科技，自然就能夠更順利的接軌。也可以讓企業去訓練學生去創新、去創業，畢業生當然是會被企業所爭取錄用，就沒有供應過剩的問題。學生的質與量都更有競爭力。也是會增加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¹⁰ 見：《台大校訊》第 708 號，2003 年 6 月 11 日，第 4 版。

從企業經營者的立場而言，林百里上述說法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這種論點赤裸裸地告訴我們：大學教育正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西風中顫抖。資本主義要求大學從追求真理的學術殿堂，轉化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職前訓練工廠。在這種壓力之下，許多大學也紛紛設立「創新育成中心」，努力於將大學研發的新知識轉化成商業利益。

近年來，台灣的大學院校從政府所獲得的資源一再降低，更使上述問題更形嚴重。台灣大學校長陳維昭對於大學經費之不足，有第一手證言，他說：¹¹

這十多年來，在鄰近各國持續增加對其大學之投資時，國內大學卻遭逢超低投資的嚴厲困境。即使物價指數之變動不予考慮，十多年來每位學生所能獲得的政府補助不但沒有增長，反而逐年降低，使得與亞洲鄰近各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國內每位大學生的平均成本還不到日本東京大學的十分之一、香港中文大學的七分之一、韓國漢城大學的三分之一。假設每年一百億只給予一所大學，以台大擁有 3 萬名學生為例，每一位學生所能額外獲得的也不過 33 萬左右，加上原來的 16 萬，也大約是 50 萬左右，即使再加計各校自籌的百分之五十（以 16

¹¹ 陳維昭：〈台灣是否需要世界一流大學？〉，《台大校訊》第 742 號，2004 年 4 月 7 日，引文見第 4 版。

萬計算)，每位學生所能獲得的資源仍然不如漢城大學。因此，五年五百億對原本嚴重資源不足的國內大學來說，可謂杯水車薪。

陳校長所說的問題，確實是近年來台灣的大學院校共同面臨的嚴重問題。大學經濟資源的貧乏，使大學更加緊向資本主義靠攏，大學甚至爲了生存而不能免於出賣大學的靈魂之危機。

三、全球化時代對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

如果將海峽兩岸大學院校的通識教育，放在以上所說的全球化趨勢中考量，我們就會發現大學通識教育面臨至少以下兩種嚴峻的新挑戰：

（一）大學生本土文化資源之拓深問題：如上所說，全球化的浪潮加強了西歐與北美資本主義國家對亞、非、拉國家的宰制。在教育領域中，英語作爲最重要而普遍的國際語言的影響力正與日俱增。非英語國家與地區的教育，普遍面臨本土文化資源流失的問題。因此，在非英語國家中如何經由大學通識教育而拓深本國大學青年的本土文化資源與素養，就構成一項新的挑戰。

這項本土文化受到霸權文化之宰制的問題常受到高等教育

界人士的忽略，我們從全球化對印度高等教育的衝擊說起。2001年印度的一個教育研究學位（David Arnol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提出報告，探討全球化對印度高等教育的意義在於全球化既是威脅又是機會。報告指出：在大約 51,400 位留學美國的外國學生之中，來自亞洲各國的留學生佔 54%。在 1998-1999 學年度，印度留美學生約 4,200 人，但美國赴印度留學的學生則僅有 707 人。這種狀況明白顯示美國教育經由全球化而對印度產生重大的影響。從 1991 年起印度經濟的自由化受惠於大量的留學生之回國服務。因應全球化的挑戰，這個報告建議印度應調整高等教育政策，鼓勵印度各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加強產業合作，共創利益，並鼓勵創新教育方法如網路教學等。¹²這份報告掌握到全球化使各國（包括印度）的大學院校都捲入「全球市場」這項事實，但是，這份報告却過度注重全球化潮流中，大學的經濟問題及其生存之道，而忽略了全球化對各國大學教育的文化挑戰——在全球化主流文化與價值觀的沖刷之下，亞、非、拉各國大學教育面臨本土文化的流失與發展之問題。所以，最近有教育學家呼籲：在全球潮流中，高等教育應進行一種「典範的轉移」（paradigm shift），也就是從傳統的在地學習的「典範」移向一種「三合一」的學習「典範」，力求「全球化」、「在地化」與「個人化」結合的所謂「脈絡化

¹² David Arnol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hat it Means for India," http://www.iae.org/Content/NavigationMenu/News_Announcements/Speeches/02-26-2001_Globalization_of_Higher_Education_What_it_Means_for_India.html.

的多元智能」(contextualized multiple intelligence, CMI)的教育。¹³

這個問題在海峽兩岸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一步被整編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後,更是日益嚴重。英語在海峽兩岸大學教育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乃是不爭之事實。台灣的教育部以英語授課課程之多寡,作為衡量大學「國際化」程度的指標。大陸的大學之追求以英語為中心的「國際化」的腳步,較之於台灣也不遑多讓,不僅大學院校強調英語教學,大陸的教育部更與美國耶魯大學合作,在2004年8月為重要的大學校長或領導階層人員,進行為期兩週的高階大學領導學程(Advanced University Leadership Program)的訓練。¹⁴這類訓練學程固然有其優點,可以使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高等教育更容易與世界接軌,但是,過度服從美國的模式,却不免造成中國大學的傳統特色逐漸流失的危機。

(二) 市場經濟造成大學教育「異化」的問題:正如前文所說,全球化意味著資本主義化。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導之下,大學教育逐漸走向「自我異化」的道路。也就是

¹³ Yin Cheong Cheng, "Paradigm Shift in Higher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rd Foundation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s in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Nairobi, Kenya, October 1-3, 2001.

¹⁴ 參看: *Yale Bulletin & Calendar*, March 19, 2004, Volume 32, Number 22, <http://www.yale.edu/opa/yb&c/story100.html>

說，大學通過教學與研究活動，逐漸轉化成與大學之本質目的之對立物。在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衝擊之下，大學不再以探索真理為最高目的，大學逐漸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創新育成工廠。

大學的「自我異化」使大學所提供的教育成為片面的教育，是為資本主義世界工廠的生產與再生產提供職業訓練的教育。所謂「全人教育」在這種大學「自我異化」的現實狀況之下，早成為絕響。

四、大學通識教育的新策略

因應上述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我認為二十一世紀大學通識教育可以採取以下的新策略：

（一）經典教育的提昇：我們在上文中說過，全球化趨勢固然使「地球村」成為可能，但是，卻也使得愈來愈多的青年成為「無根的一代」。許多青年在全球化時代的價值潮流中載浮載沉，他們成為「一度空間的人」。他們經由手機或網路等現代科技而與同時代的人溝通太多，但與異時代的中外偉大心靈溝通太少。

為了針對上述問題而有所彌補，大學通識教育應大力提倡古今中外重要經典著作的研讀與討論，引導學生親近經典中的

思想世界與價值世界，使他們可以攜古人之手，與古人偕行，與經典作者一起思考深刻而永恆的問題。經典教育的推動，可以使學生在全球化浪潮中，找到一個價值的立足點，使他們在時代變局的風狂雨驟中立得定腳跟，不致於隨波逐流，甚至慘遭滅頂。

正如我過去所建議的，我們可以設計講授柏拉圖、奧古斯丁、莎士比亞、黑格爾、康德、馬克斯、海耶克，或孔子、孟子、荀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史記》、《六祖壇經》、《金剛經》、《妙法蓮華經》、《近思錄》、《傳習錄》等經典性作品為主的通識教育課程，以增益學生思考人類文化重大問題時的文化資源與時間意識。偉大的經典都是中西文化史上偉大心靈對話的紀錄，這種以經典研討作為通識教育課程的教學方式，不僅可以促使學生對中西文化基本課題有所涉獵思考，也可以在日趨專業化以至難以對話的現代大學校園中，為全體師生提供某種思考的共同基礎。至於教學方式，我們可以以中西文化中常見的主題或所謂「問題意識」做為選擇經典教材的依據，選取中西文化經典的相關材料進行教學。這種主題或「問題意識」甚多，較為重要的如「真」、「善」、「美」、「自由」、「平等」、「正義」、「和同之辨」、「身心關係」等，這類主題在中西文化經典作品中都一再被提出、被反省，如果教師善加選擇，組成教材，以模組（module）方式教學，當可獲得相當的教學成果。這種

所謂「模組」的教材設計，就是督促學生深入閱讀環繞著同一主題的相關經典作品的重要篇章，嘗一臠而知全鼎。¹⁵

(二) 中華文化與東亞文化教育的加強：全球化的重要趨勢之一，就是世界各地的趨同化。但是，這種趨同化的實質則是西方強勢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支配。在大學教育領域中，英語作為學術的世界語及其所衍生的「文化霸權」，特別值得亞洲知識份子審慎思考。

長期以來，亞洲國家的大學教育所傳遞的，基本上都是近代西方的主流價值觀與世界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化的趨勢更是使亞洲國家的大學教育與亞洲的文化傳統漸行漸遠。

針對亞洲國家所出現的教育內涵失衡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在大學通識教育中加強東亞文化教育尤其是中華文化教育，以開拓大學生在全球化時代中的東亞視域。所謂「從亞洲出發思考」，¹⁶確實是二十一世紀東亞地區的大學通識教育值得努力的一個新方向。¹⁷

¹⁵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台北：通識教育學會，2003 修訂三版），頁 215，219。

¹⁶ 參看：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

¹⁷ 台灣大學自 2001 年起設立東亞文明研究中心，針對東亞文明研究有所著力，參看：<http://www.eastasia.ntu.edu.tw>。

(三) 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通識課程的推動：全球化的實質意義是西方國家居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對於居於邊陲地位的非西方國家肆行宰制與剝削。因此，全球化的效應之一，就是西方近代「啓蒙文明」(Enlightenment) 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向全球各地擴散並發揮影響力，於是，近代西方科技在「理性」的表象之下所潛藏的巨大的「非理性」，也拜全球化之賜而向全球擴張，造成諸多負面效應。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等問題，僅係其犖犖大者而已。近代科技所造成的問題，已經使人類面臨能否永續生存之挑戰。

針對近代西方「啓蒙文明」中的「自我摧毀性」，¹⁸我們有必要在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中重視並研發具有 STS 精神與內涵的新課程。舉例言之，我們可以規劃設計《人與自然：傳統與現代》通識課程，引導學生深入思考近代科技所帶來的人對大自然的破壞及其所衍生的問題，¹⁹並從中西文化傳統中汲取現代的靈感，啓發學生在二十一世紀如何與大自然重建和諧的關係。

¹⁸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82).

¹⁹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2)及 Frank Graham, Jr., *Since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0)對這些問題有所思考。

五、結論

從本章對全球化時代的發展趨勢及其對大學通識教育之新挑戰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二十一世紀大學通識教育，必須因應全球化的挑戰而進行新的課程研發，採取新的教學策略。我們主張：回歸經典的思想世界，並深耕東亞文化教育，當是在多元文化相激相盪的全球化時代中，使東亞地區的大學生靈根自植，使學生成為有本有源的新時代東亞知識份子的有效策略，而推動具有 STS 精神與內涵的通識課程，則有助於他們思考全球化潮流中近代西方主流價值的諸多複雜而深刻的問題。

展望二十一世紀，大學通識教育是邁向「全人教育」理想的重要教學領域。大學教育不應只是為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培訓後備部隊，因此，思考導向的通識教育在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大學教育改革中，實佔極重要之地位。

其次，二十一世紀新時代所需要的人才是一種具備批判思考能力與創新能力的人才，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展望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的願景時，就強調這種能力。²⁰而這種人才培育的

²⁰ 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 Article 9: "Innovative Educational Approach: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UNESCO, 9, October, 1998),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1100/001138/113878eb.pdf>.

願景，只有在批判思考導向的優質通識課程中才能獲得實現。讓我們群策群力，共同為提昇大學通識教育而努力。（2004年4月13日初稿）